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物類

飲食一則

呂覽本味篇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

見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燔人養之察其所
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
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爲水身囚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
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
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
佻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
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懼
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

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想社稷必危殆故黃
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
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
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
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
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
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
千里也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燔以燿火釁以犧豕明
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

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
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羹皆有所
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
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
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
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
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
肥而不膩肉之羹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鱓之翠
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左

沃民所食魚之羹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
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鱓其狀若
鯉而好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羹者崑崙
之蘋壽木之萃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
葉焉餘菴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
碧陽萃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
英和之羹者陽樛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茵鱸鮪之
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羹
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羹
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

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衣服六則

漢賈誼服疑篇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徃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
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
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
用高下則此品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
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用豐賤用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
禮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
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
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

日之與星以臣不可以疑主賤不可以冒貴下不凌
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
由生

劉向脩文篇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

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摺笏衣
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
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
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天子以鬯爲
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
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

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
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
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
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
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
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唐長孫無忌冕服議 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
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
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交日
南至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

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
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
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
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
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
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
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
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
於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
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

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
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今
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卽三公亞獻皆服衮衣孤卿
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
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玄冕又云公侯
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
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
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

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
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
之時群臣並著爵弁旣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
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
設哲蒞之官去壽置蠲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
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
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
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

劉子玄衣冠乘車議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

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汭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

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衰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祭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絰駮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

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
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
僧繇畫群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
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
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
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
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
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軼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
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權揚

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
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楊炯公卿已下冕服議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

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
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
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
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
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經漢類編卷九十八
齟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藻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
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
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
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
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
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
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者能斷
刑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

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
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
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
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
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
也虎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
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
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
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

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而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列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

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鷩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能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并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爲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

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
之于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
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
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
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
法度者哉

肅宗升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
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
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蕭嵩與裴耀卿等議
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

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綬犀簪一道絳紗
袍白紗中單皂領襌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
革帶劔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
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
劔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
名制有殊并珠琉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
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
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
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
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

錢二十七則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

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
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
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
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
子于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
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
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
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
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棄
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
弗聽卒鑄大錢

漢文帝除鑄錢令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
是章下詔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
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
廣諫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賈誼銅布篇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
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
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

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
事穀不爲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
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蓄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
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
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
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
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謂之七福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
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
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鑿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乘
國之位膺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織枯之木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
天下笑

宋文帝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
民不盜鑄及武帝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
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
小守宰不能禁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
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

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旣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旣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萃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

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明帝時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敗亂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顛
上言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
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興鑄輕錢
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
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鎔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
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
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
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
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更寧
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
也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
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
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
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武帝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北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
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
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
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
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
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
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悉心况復嚴
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
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梁時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
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
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
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
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詔曰
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
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
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
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
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向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鑄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唐高祖卽位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明皇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歛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在惡錢隱之嚴急頲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爲黃

門侍郎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
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
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
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
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
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
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
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
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明

皇乃止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

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
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
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
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
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
黃金爲中幣錢布爲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于煖
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

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
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
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
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
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
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
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
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且方今塞
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

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
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
衆則草不豳草不豳又隣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
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
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濟也若許其鑄錢
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
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
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
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
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

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于前而爐不加于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采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無也惟陛下熟察之明皇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

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冗者皆聽用之如故

元稹錢貨議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

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間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爲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稅

之闇加患在于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議論
之不當患在于法令之不行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
薄一槩也然而庶能蒞之則生息貪愚蒞之則敗傷
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豈征稅闇加之謂乎自嶺已
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
澗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
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
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
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
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

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
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
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制度支轉運已
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
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
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
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
已又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
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群寮誠能禁方鎮大臣
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

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
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帛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
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
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
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
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
帛無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
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銅器備列于公私錢
帛不無于賣鬻積錢不出于墻垣欺濫偏行于市井
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
便于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
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
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
弊之術哉

錢重物輕議 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
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
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
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
素食之責况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業廣卽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群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辭辨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肅宗乃出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城中物價尤貴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入百萬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司正

後晉高祖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
六治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
故禁之

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
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
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
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鑑

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
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
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
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
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
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
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
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元世祖時盧世榮旣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

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
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
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
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
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
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
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旣久物重鈔輕遂建
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
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
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
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元中統爲至元
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
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
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
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
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武宗始
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
泉貨監大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
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
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
之旣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
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
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順帝時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

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
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
錢爲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
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
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
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
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
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
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無行何如
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女

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念曰公
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
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
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廊廟中大聲厲
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
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
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
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
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
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寶三則

劉向雜言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
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
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
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
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
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
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
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雖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
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
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于不合意之君
其難萬倍于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
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小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
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

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
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猶其取彌猶子罕之所寶
者至矣

琴二則

秦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
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
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
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牟氏積十二
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
曰焦尾琴焉邕之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
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

聽之曰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咲曰此足以當之矣

鼎三則

漢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于

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
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宋徽宗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
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名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
埤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
壯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
氣鍾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
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
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
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蘇軾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
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
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
靡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
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
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
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

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謏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亾而亾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酒十一則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餒牛于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僭僭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上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喪宋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

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漢陳遵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

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車礙爲甍所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觀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

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晉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蹠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

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唐皮日休酒箴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

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舶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害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產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

曰酒之道豈止於克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
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論之以
誥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
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鄆舒有五罪
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
伯有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
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
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鄆舒之僂過此吾不
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
溺乎不爲酗禍之波乎旣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
慶封乎鄭伯有乎欒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
因箴以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
醉於人

宋蘇軾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

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
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
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
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
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
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

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
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
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
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
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
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
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羸者爲
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
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
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
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
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
而成也

御馬 四則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功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蘇軾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羗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
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
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
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
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圍人起居不以時
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
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
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
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
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
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
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
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
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
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
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
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薊歸
雲逝房妖

糸漢類編卷九十八
四十三



